

(一) 個人簡介資料

1. 學經歷

我畢業於台大外文系、外文所。在美國的博士學位專業領域是教育哲學。



2. 自述

我小時候不太喜歡自己的名字，因為看病時都會被叫成「王清思小弟弟」。現在我特別喜歡父親幫自己取的這個名字，因為「**清楚思考**」定義了我的教學、也定義了我的人生。我國中時期有個綽號叫「好奇寶寶」，因為我很愛問「為什麼」，我到現在還是思考「為什麼」；對我而言，sense of wonder 不僅是無知，也意味著心靈的開放。希望我們對世界、對他人、對自己永遠保持一份赤子之心和 sense of wonder。

(二) 教學心得分享文章

本人雖然曾於 100 學年度獲得本校的教學特優獎，但那時獲獎的感覺比較像是無心插柳，還記得我當時在教學研討會的台前開玩笑說，「我感覺這個獎項比較像是教學累死人獎」，因為教學績優申請表中的每一筆分數，都是點滴辛勞累積而來的，好像也沒有什麼驚人優異的表現，那時的我自覺離所謂的「卓越」還差得遠。

四年多過去了，本人很榮幸地又再度獲獎，不是因為我又累積了四年的教學辛酸史，覺得應該被獎勵一下，而是因為我在教學上有了重要的發展，希望提出來分享。如果將教學的藝術比喻成爬山一樣，我覺得自己已經越過了一個山頭，來到了另一座山頭，看到了更寬廣的風景，因此更懂得如何引領學生走向更高層次的學習。這個風景所提供的視野，其實十分符合現今「流行」的「學習共同體」與「翻轉教育」之精神。但早在台灣教育界開始風靡「翻轉教育」之前，我就有幸接觸了夏威夷兒童哲學(Philosophy for Children Hawaii)的團體探究教學法

(pedagogy of a community of inquiry)，而這個哲學探究的教學法是夏威夷大學教授 Dr. Thomas Jackson 在當地的中、小學和大學耕耘了三十多年的結果。

2013 年本人透過國科會的移地研究計畫之補助，利用寒假期間到夏威夷大學和當地中、小學進行一個月的團體探究教學法之課室觀摩，這樣的課室觀摩經驗很特別，比起從文獻書本裡閱讀，更能掌握與體會該教學法的核心理念；一旦理念通了之後，自然能在台灣的教育現場活潑變化其使用方法，而不會因為生硬套用，而產生水土不服的現象。

這三年多來，本人十分積極在課堂裡、課堂外，投入團體探究法教學法的各

種應用，包括成立論語討論班、成立讀書會、社團、辦理教師研習、帶師資生實地實習、進入興中國小進行教學實驗等等。對我而言，投入團體探究並不是追求教學時尚，而是希望回歸教育本質。時尚是短暫的，但符合教育本質的改革才能涓涓細流。承如 Dr. Jackson 所言，We are not in a rush, but we will get somewhere. 其實兒童哲學團體探究教學法在歐美已經發展了四十多年之久，在台灣也有少數的哲學界和教育界人士致力推廣。經過了三年多的教學實踐，我發現，當我們把哲學的探究精神和團體的關懷氛圍融入課堂討論時，教與學可以變得很不一樣。值得驕傲的是，我在應用夏威夷團體探究教學法時，融入了很多自己創發。夏威夷大學兒童哲學中心，還特別將我研發的「思考小手勢」放在他們的網站上，供有興趣的人參考；能將我的創意回饋給他們，我的內心是十分喜悅的。

翻閱上次申請時所提出的教學自述，我發現我當時所寫的教學理念，依然是我現在所秉持的。看到自己四年前寫的話，頓時有一種莫名的感動，因為我更明白了兒童哲學的團體探究教學法為何會如此吸引我，讓我一接觸就願意大力投入的原因，因為它完全符合了我一直以來的教學信念。原來我的教學一直朝著某個大方向前進，而且從來沒有改變過，唯一不同的是，我現在找到了一個更有系統性的方法，讓這些教學理念可以更有效地落實，讓上過課的學生，真的有學到一些帶得走的能力。現在，在我的課堂裡，鮮少有學生滑手機、打瞌睡或神遊，誠如一個學生所言，他發現大家的眼神是「有靈魂的」，這個同學的觀察道出了一個基本道理：當學生的心神能專注時，學習才成為可能。一切從回歸教育的基本面開始。

本人從 2013 年透過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的機緣，接觸到哲學的團體探究教學法，爾後在教學和研究各方面均大力投入。我的體認是，大學教師若能結合研究和教學，可以讓兩者相得益彰，如魚得水。

以我的例子而言，我的研究讓我有機會親自運用團體探究教學法帶領一群國小高年級學童討論論語，經過一年的實徵研究，我發現了孩子的潛力無窮，他們在認知、情意與技能的發展都令人欣慰。有了實務上的成功經驗，我在研究所的「批判思考與教育專題研究」課程和大學部的「思考教學的方法與應用」課程中，會分享我的教學心得，也會鼓勵學生來「論語討論班」的現場觀課，並和他們討論當日的觀課心得。我發現，當我開放了教室的大門，讓大學生和研究生親自用眼睛看、用耳朵聽，甚至跟著孩童們參與討論，他們之後對於哲學的團體探究法會比較瞭解和認同，這樣實地觀課的經驗是課堂裡的文獻閱讀所無法取代的。

再舉一個研究和教學相得益彰的例子。我於 2012 年開始自行研發的「思考心智圖法」(我將它命名為 thinking mind maps)，一般的心智圖只有重視記憶的連結，卻沒有強調概念和概念連結之間的邏輯關係，思考心智圖可以用系統性的方法彰顯概念之間的關係。我之所以要研發這個方法的目的，是為了要協助學生內化哲學探究所需的思考技能，包含澄清語意、說明理由、檢視假設、得出推論、驗證真實性、舉例證明、給予反例。我

將這些概念，全部以符號的方式呈現，並以這些符號，連結心智圖中「概念」和「概念」之間的關係。思考技能如此「具像化」的程現，能協助學生掌握文章的思維脈絡，也能讓學生更清楚地檢視自己的想法和提出延伸思考。我自己在課堂上也會運用思考心智圖來教學，以前我要講述一些重點概念時，只能仰賴 PPT，現在我會將我的教學內容畫成思考心智圖，根據心智圖向學生闡述重點，學生們都反應這樣的方法很新奇，也有助於理解重點。另外，我在「思考教學的方法與應用」課程中，教導學生如何運用這個方法做大意分析（短文大意或國語文課本大意），也帶領他們到民雄國小辦理「我思故我讚」的閱讀思考體驗營，運用思考心智圖法進行閱讀教學。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為了配合本校嘉義大學於 103 年度和嘉義縣安東、大鄉國小所簽署的專業發展合作策略聯盟計畫，也為了配合本校師培中心向教育部申請執行的「大學精進師資素質計畫」，本人利用大四的教學實習課，帶領學生至安東和大鄉兩校進行 12 週的週三下午實地實習，運用團體探究法和思考心智圖法，進行創新閱讀與寫作教學的嘗試。對師資生們，這個經驗是真實的「做中學」，而這兩種新的教學法也考驗了教師教學的開放性與臨場應變能力，以及班級經營的能力。雖然這個計畫讓學生體驗了教學現場的各種考驗，過程也倍感辛苦，但也有許多意外的斬獲。所謂「不禁一番寒澈骨，怎得梅花撲鼻香」，經過了一學期的嚴峻考驗，這班學生在大四下學期的兩週集中實習裡的教學表現十分沈穩，讓國小端實習學校的老師讚賞有加，並給予他們很高的分數和評價。看到大學生的進步，我發現即是過程是艱辛的，只要收穫是甜美的，那也是值得的。

從大四學生將團體探究帶入國小的經驗中，我發現要在實際的國小裡經營團體探究有相當的難度，特別是面對偏鄉的孩子，或許因為家庭和學校裡的既定氛圍會讓學生害怕發言和表達想法，因為他們怕說錯、怕被同學笑和被大人罵。如何讓她們突破有標準答案才說話的迷思，是我希望努力的方向。因此我於 103 年度下學期決定親自到國小做教學實驗。我選擇了鄰近的興中國小，利用早自習的時間帶小朋友做團探探究閱讀討論教學，選擇興中的原因是這樣一來教育系所裡有興趣的學生就可以來觀課，目前有兩位碩班學生和一名大學生參與教學活動。我們也在網路上另用 google document 分享教學心得與省思，也常常集思廣益。參與的人員都很投入，包括他們的班級導師。在興中國小，有孩子從一開始接受發言球緊張的不知所措而飆淚，到後來在學習單上寫道「其實只要多發言也就不會那麼緊張了」，只要看到小朋友有一點進步，都會讓大家雀躍不已。學生的「脆弱」也讓我們發現：台灣的學生真的太需要學習表達和思考了，一般課堂上的討論是不夠的。

然而，我必須承認：哲學的團體探究教學法是一種高難度的教學法，沒有固定的教案可以依循，而是要隨著對話和討論去回應學生的想法，藉

此啟發學生的心和腦，因此在教學過程中，教師必須隨時做判斷：如何安撫同學的緊張、害怕與恐懼、如何鼓勵學生提問和發言，如何適當地介入與引導思考，如何退居在後讓學生自己表現，如何處理意見的衝突，如何激勵團體，如何帶動整個討論的氛圍，如何示範哲學的好奇心與探究思考之精神。團體探究考驗著教師每個當下的判斷，我必須要知道：我心中有一把衡量「教育價值」的尺，這把尺左右會我的行動，我必須很清楚我這把尺是否適合，是否必須調整。每次教學後的反思會帶來更多的成長，教學中的實踐智慧也因而得以培養。

團體探究除了對教師而言是高難度的挑戰，對學生也不容易。不管是大學生還是小學生，他們都要克服好多心理壓力和障礙，才能自在地在人前說出自己的想法，並與他人合作思考與交流。曾經有同事好奇地問我，為何這麼困難我還要堅持，背後的動力是什麼：我用 line 回答說：「因為堅信人性的基本需求，愛與隸屬，我不斷地看到大學生和小學生的成長，一開始困難，但後來則耐心等待豐收，這過程充滿驚喜」。

Teach for Taiwan 的發起人劉安婷說得好：「教育是生命影響生命的歷程」。兒童哲學的團體探究教學法帶領我一路從大學的學術殿堂走進實際的教育現場，讓我藉由提問與對話走進學生的世界，讓我透過團體的力量創造不同的學習契機，讓我透過哲學的探究精神，啟發學生檢視自己的人生。對我而言，這過程就是生命影響生命的歷程。